

即使命运是沉重的枷锁，
我依然愿意遵守对你的承诺：
水来，我在水中等你；火来，我在灰烬中等你……

法玛传

Fa ma zhuan

安塔列斯

♥ 著



晋江原创网
[HTTP://WWW.33PIC.CN](http://www.33pic.cn)

朝華出版社

Anna Shuan



安塔列斯
♥
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玛传 / 安塔列斯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054-1877-6

I. 法… II. 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6975 号

法玛传

作 者 安塔列斯

选题策划 杨 彬

责任编辑 赵 明

特约编辑 梁 佳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80 零·桃子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订购电话 (010)68413840 68433213

联系版权 j-yn@163.com

传 真 (010)88415258 (发行部)

网 址 www.mingyuepublishers.com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511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1877-6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安塔列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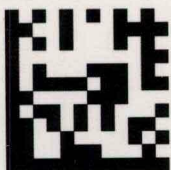


Fa ma shuan

女，70年代末生人，毕业至今一直从事房地产行业。

外表看起来很强悍的都市女，对数字超级不敏感，迷路和健忘是我的强项，爱面子和虚荣是我的特长，在朋友圈里是个人人喊打的自恋狂。其实我只是一个懒得出奇的、幻想着天上掉馅饼的家伙，最大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

朝华出版社



手机扫码或发朝华出版社至10658028访问网站

使用方法：（移动用户）

1. 直接上网，编写短信“朝华出版社”发送至“10658028”，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即可上网了解更多。
2. 安装“条码识别”软件，发送短信“A”至“10658028”，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免费下载并安装“条码识别”软件后，打开软件，手机拍二维码或输入“朝华出版社”访问网站。

本二维码服务由中国移动提供，无信息费，咨询电话 10086。



怀揣锦绣人生梦想的都市精英赵楠楠，一觉醒来发现生活变成华丽而脱轨的“四轮马车”。女公爵的身份、广袤的领地、成群的侍从……萨克维撒宫廷在她面前展开了一幅旖旎而瑰丽的画卷。然而，在奢华绚丽、极尽虚荣的享乐背后，是汹涌的激流和险恶的漩涡。面对层出不穷的阴谋和艳情，面对亲情、友情、爱情交织出的矛盾和选择，她，坚持最初的理想，握住命运的缰绳，用骄傲和勇气为自己谱写出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乐章。



- 第7章. 激流. 111
- 第8章. 庆典. 123
- 第9章. 巨星陨落. 139
- 第10章. 谎言与爱情. 157
- 第11章. 暴风雨. 172
- 第12章. 黑公爵. 188
- 第13章. 笼中鸟. 206
- 第14章. 孤塔的公主. 223

- 第1章. 锦绣人生. 001
- 第2章. 宫廷之门. 019
- 第3章. 花与剑. 036
- 第4章. 秘密花园. 051
- 第5章. 舞会惊情. 069
- 第6章. 两位王子. 093

第15章 . 厄运之手 . 234

第16章 . 郎心如铁 . 247

第17章 . 王后之死 . 260

第18章 . 命运的回响 . 273

第19章 . 呼喊与细语 . 289

第20章 . 永远的孤独 . 306

第21章 . 最后之舞 . 318

第22章 . 对他说 . 332

第23章 . 永恒的未来 . 344

番外一 · 依诺林篇 · 绿野芳踪 . 359

番外二 · 菲拉斯篇 · 紫丁香之恋 . 368



已经迟到半个小时了，周明扬一定等得不耐烦了吧。

我完全放弃了把车倒进这家咖啡店旁边唯一的一个狭小车位的尝试。拿起手袋，摸出电话：“周明扬啊，快出来帮我倒车，我不行了。”

我坐在座位上等着，不一会儿，咖啡店的门开了，出来一个身材颀长的俊秀男子，长手长脚的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车旁，打开车门，有点好笑地对我说：“笨蛋，还不出来，要我抱吗？”

“Yes, Mr.周，我需要一个熊抱。”我伸出双手。

“熊抱没有，熊掌倒有一个。”周明扬故作生气地高高举起手，轻轻落下来，在我面颊上揪了一下。

“啊，家庭暴力出现了”，我捂住脸，“Mr.周现在就开始打老婆了，以后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哦。”

“你饶了我吧，老婆大人，”周明扬看着我，眼睛里面洋溢着浓浓的爱意，“我错了，还不行吗？”

“哼，这还差不多。”

我站在台阶上，看着周明扬两三下把车倒进了车位，下了车向我走来，我不由得微笑了。

周明扬，男，28岁，家世良好，目前是一家大公司的区域负责人，就是人们通常意义上说的那种优质有为的青年才俊，同我交往两年零四个月，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而我，赵楠楠，虽然年纪轻轻，又没什么背景，但凭着自己的资质和勤奋，现在已经是一家知名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助理了。我的人生目标很简单，我就要过优质的生活，要吃得好，穿得好，嫁得好，要给自己幸福。而现在，我觉得自己真的离想要的幸福不远了，工作顺心，前程远大，佳偶又近在眼前，更不要说我们还是俊男美女的组合，哈哈，我忍不住得意地想：怕真的是要羡煞旁人吧。

“你一个人在那里傻笑什么？”周明扬敲了敲我的手背，“怎么都不吃啊？”

“呵呵，”我举起叉子叉住一块牛排，放进嘴里慢慢嚼着，眼睛却依然望着对面的周明扬：他黝黑的眉，挺直的鼻梁，右边脸颊的一颗小痣……这个帅哥即将被我收罗手中了，他的

加盟,无疑是为我的花样人生锦上添花,这种感觉,实在太好了。

“你明天中午可以出来吧?我约了设计师见面了。”周明扬问道。

“设计师?什么设计师?”我还沉浸在狂热幻想中。

周明扬瞪了我一眼:“装修啊,是你自己说这个星期一定要搞定设计的嘛。”

“噢!”我恍然大悟,我们共同出资购置的江景高级公寓应该装修了,否则赶不上我们的婚期了。

“明天啊,我想想,上午有个会,不过应该要不了多长时间……可以吧。”

“那就定在明天了,正好又可以一起吃个饭,你想吃什么?”

“想吃什么啊……”我抓住餐巾挡在嘴边坏坏地笑,冲对面的人眨巴眼睛,“想吃你哦。”

周明扬有一瞬间红了脸,抓住我的手稍稍用力:“小东西,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

哈哈,周明扬,实在太合我胃口了。

吃完饭,周明扬有事先走了,我看了看表,还有半个小时左右才上班,于是决定逛逛旁边的精品家具店。

推开门,静静地,一个人也没有,我望了一圈,没有发现店员的影子,就自顾自随便看了起来。

这是一家不大的店,却布置得相当精致,家具饰品件件独特,让人印象深刻,我不由得有些着迷,寻思着要买点什么。

突然,我的眼光被一团红色吸引住了。那是一张圆形的红色大床,桃花芯木,雕着美丽的花纹,绯红色的纱幔笼罩着,像烟雾一般。说不出的古朴华丽。我伸出手去摸了摸,然后坐上去,然后倒下去——好舒服啊,睡在上面一定天天都是好梦。

有这样一张床摆在卧室里,那我要把窗帘弄成紫红色,再放上一对金线镶边的沙发,嗯,就是前几天在“美克美家”看到的那一对,好奢靡的感觉,呵呵……我想着想着,觉得一阵浓得令人无法抗拒的睡意袭来,不由得闭上了眼睛。

好美,我轻快地向前走着,脚下似乎是灿烂的星河。不,是银河!星星铺满了我前进的道路,一直延伸到视线不可及的远方。

我的周围似乎是看不透的黑暗。我来不及四下张望,脚下的路发出炫目的银色光泽。我急切地向前,仿佛要奔向一个一直渴望之地……

好重,好痛,好难受……我竭力抬起沉重的眼皮,耳边传来模糊的人声:“醒过来了,醒了啊。”

怎么回事,好不舒服的感觉,似乎整个人都不是自己的,除了弥漫全身的疼痛感,身体软得没有半分力气。我不由得嘟囔出声:“好痛啊。”

“请您再忍耐一下，医生马上就来了。”

怎么回事，我记得我好像和周明扬吃了午饭，然后一个人去逛家具店……然后，我好像是在店里睡着了……

我努力抬起头来摇了摇，只觉得头痛欲裂。不是做梦，如果是梦，怎么可能有如此深刻的痛觉？那么，是我生病了吗？

我重新躺回枕上，抬起一只手放在额头上，虚弱地问：“我病了吗？”

“……您在舞会上晕倒了，已经昏睡了三天三夜了。”

三天三夜？！我迅速睁开眼睛，慢着，我的会议怎么办？有人替我请假了吗？周明扬不是还约了设计师吗？

可是，确实有什么地方不对吧？我清楚地听见舞会、晕倒这些奇怪的字眼，分明不是我的幻觉。

我挣扎着想要坐起身来，很快，有人在我身后塞上了一个软软的靠垫，然后七手八脚把我扶起来靠在软垫上。

不错，我正是坐在那张一见倾心的桃花芯木大床上，可我环顾周边，却不由得一脸愕然。

这并不是我的房间，也不是家具店，确切地说，跟上述两者比起来，这里简直可以称为宫殿。大得惊人的面积，地面上铺着绣满花纹的猩红色地毯，房间到处摆满了精致的家具，各种装饰品琳琅满目，连天花板上都雕刻着花纹……

我突然顿住了，张大了嘴，拼命压抑住舌尖上想要绽放的惊声尖叫。

这是我吗？

在我对面的镜子中，印出了一个陌生的面孔，虽然也是黑发黑地眼，却和我完全不一样。镜中人一头弯弯曲曲的黑发凌乱的披散着，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巴掌大的小脸白得像餐巾纸，下巴削尖，嘴唇没有一点血色，去演恐怖片中的幽灵美少女怕是很适合的。

我悲愤地看着镜子，一阵想哭的欲望涌上来，我的花容月貌呢？我清灵有神的眼睛呢？我珊瑚色美好的嘴唇呢？它们都到哪里去了啊？这个看起来虽然也不差，但我还是喜欢我原来的样子啊！

“殿下？您觉得很难受吗？”恐怕是看到我脸上瞬息万变的表情，旁边的人小心翼翼地问。

我终于扭过头去，用显然还没有从巨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的茫然的眼神看着她：一个女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站在我床前，梳着奇怪的发髻，穿着一件奇怪的衣服，裙摆像鼓足了风的帆，浅褐色的眼睛和同样颜色的头发，是外国人吗？

也许是我眼中的茫然吓住了她，她微微往后退了一步，小心翼翼地說道：“殿下？”

“你是谁？”我不由得喃喃说道。

“啊！”女人重重地后退了一步，脸上的神色变为惊恐，声音也开始颤抖，“我是夏里莎

啊,您……不认得我了吗?”

她的表情反而让我清醒起来,我脑筋高速地转动着,太阳穴突突跳着,带来一阵抽痛,难道我灵魂穿越,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被自己的想法震惊了,却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唯一合情合理的解释。可是听他们称我为殿下,难道说,我在这边的身份是公主什么的? Lucky! 总算还不太坏,至少不会为了吃穿发愁,嗯,说不定还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如果周明扬知道了,他会怎么说呢?

想起周明扬,我不由得一阵黯然,还能回去吗?我喜欢的人,我的父母、朋友和我闪闪发亮的锦绣人生……

在我思前想后的当口,门开了,几个男人走了进来,夏里莎忙上前截住他们小声地说着什么。我目光无意识地跟了上去,顿时呆住了,那熟悉的侧面线条,分明是心心念念的那个人。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翻身下床就向他跑去,床边的侍女们来不及阻止,发出一阵惊呼。

“周明扬……”我低低地喊着,几乎是跌进那个人的怀抱,然后一把抱住,周围传来吸气的声音。温暖的胸膛,沉稳的心跳,我一下子涌出了眼泪,太好了,真的太好了,还好是个梦……

良久,怀中的人一动不动,旁边的人在焦急地喊着:“殿下?”

我渐渐松开双手,抬头向上望去,一双黑曜石般的眸子意味深长地打量着我,一头丝般的黑发披散在脸庞边,不是,不是他。虽然面貌极为相似,但是不是,我的周明扬不会这样看我。我只觉得脸上热了又冷,冷了又热,怔怔地流下眼泪。

“蓝基娅公主是受惊过度了。”旁边有人急急地说,好像在替我解释什么。

我被人慢慢扶回床上,终于又回过神来。完了,我刚才做了什么?瞧他们狐疑的眼神,难道我现在麻烦还不够多吗?镇定,镇定,要随机应变。

“殿下,”终于左边一个矮个子男人谨慎地开了口,“您感觉好些了吗?”

我右边眼皮跳了一下,知道考验我演技的时刻到来了。于是我轻轻向后仰去,马上就有人在我身后添上了柔软的靠枕。我抬起一只手放在额头上,用几乎是呻吟的声音说:“很不好。”

众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我到底怎么了?”我又发出一声虚弱的叹息。

“您……从阳台上摔下来了。”右边的高个子小心地说。

“是吗?我怎么没有一点印象?”我皱起眉头,认真表演起来,“不知道怎么的,头好痛,好昏,好像不记得很多事一样,心里好乱……”

“您摔伤了头部,不过请放心,我已经安排了最好的医生前来为您医治,您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说话的是那个黑发青年。

我看着那酷似周明扬的相貌,心中又是一阵绞痛,接触到他若有所思的眼神,忙把脸扭

到一边。

医生终于来了，又是掀眼皮，又是看舌苔地捣鼓一阵，宣布我没有大碍，不过头部受到撞击，需要好好静养一段时间。

众人闻言，脸色各异，倒是我松了一口气，不就是脑震荡吗？看来有借口可以掩盖我现在的异常举止了。

啊，真香，果然咖啡还是要喝摩卡。

我享受地喝着咖啡，窗外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景色。周明扬坐在桌子的另一端，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果然，我只是做了一场梦而已，我就知道，怎么可能，我的锦绣人生怎么可能被打乱嘛，我赵楠楠是绝不可能输的……

咦，天怎么黑得这么快，不行，我们不是约了设计师来谈装修吗？周明扬，周明扬？

对面那个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回答我，连那微微的笑容似乎都要融进身后深深的黑暗中。

我急了，想上前去抓住他的手，但是眼前一片昏暗，使我步履维艰……

不要！

我觉得无法呼吸，心急得快要跳出来了，却偏偏怎么也喊不声来。

“你怎么还没有死啊？”一个声音在恍惚中响起，像是极远又极近。

我胸口闷得发慌，忍不住呻吟出来。

“你还是死了的好。”

不，不要，我不要死！我大喊一声，醒了过来。

黑暗依然笼罩着房间，我坐在偌大的床上，大口地喘着粗气，背心汗湿一片。

旁边的小门开了，夏里莎举着烛台，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殿下，您怎么了？我好像听见您的声音了。”

“殿下？”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跳跃的烛光照着夏里莎的脸，凹凸不平的阴影让我背心一阵发凉。

“我……没事，你下去吧。”

“是，殿下。”

看着烛光缓缓离我而去，黑暗重新将我完全笼罩。我颤抖着用双手扶上颈项，痛楚的感觉依然清晰，不是梦，不是梦，是有人想杀死我！怎么会这样？！

黑暗中我大睁着双眼，思绪模糊地涌动，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再次睡了过去，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上午。

也许是白天明媚的阳光驱走了昨夜的恐惧,加上饿了几天,我的胃口居然出奇的好。侍女们侍候我吃饱喝足,收拾停当。我看着窗外的阳光,要他们把我移到窗前的睡榻上,借口静养,遣退了众人。

晒着温暖的阳光,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终于有时间来理清思路了。穿越啊穿越……自己居然只是小憩一下就穿越了!这、这也太令人难以接受了吧!而且从人们的衣着打扮和房间里的家具陈设来看,这里应该是贴近中古欧洲的时代。照理来说,他们交谈使用的语言应该是古英语或者古法语,甚至其他什么语,反正最不可能的就是中文,但我似乎对这里的语言对话完全没有障碍,真够诡异的。

我无意识地把食指放进口中重重一咬。哎哟!我痛得皱紧了眉,还有最重要的,是谁想要我的命?谁想杀害这个……呃……什么什么公主?我静默了五分钟,决定不想了,信息实在有限,即使知道有人想暗害我,我目前也完全想不出是谁,有什么目的。现在最重要的一是尽快广而全地收集信息,二是保住这条小命揪出敌人。

哼,居然想杀我,想杀我啊!真是和我开玩笑,只是这玩笑一点也不好笑,我赵楠楠可不是弱质女流,可以任人欺负哦。

我渐渐在嘴角浮起我的招牌微笑,温柔、善良、毫无心机。蒋小龄,公司的行政部经理经常说:“楠楠,你可不可以不那样笑,纯洁得太邪气,一看你那样笑我就知道有人要倒霉了。”

耳边传来窸窣窣窣衣裙摩擦的声音。“殿下,”夏里莎的声音打断我的思考,“艾格拉斯公主和阿玛克尼亚公爵前来问候。”

“嗯。”又是什么主儿?唉,真累,想一个人安静待会儿都不行。

我顺从地让夏里莎把我扶回床上,门口传来通报声:“艾格拉斯公主殿下和阿玛克尼亚公爵阁下到。”

门开了,一男一女走了进来。男的正是昨天酷似周明扬的黑发男子,原来他还是什么公爵呢。我不由得在心底呻吟一声,可不可以让我不要这么频繁地看见你啊?至少等我做好心理准备啊。

我再一次证明了周明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我还是没能控制住我目光的走向。我看着他,完全忽略了他身旁的女子。那双黑曜石般的眼眸也看着我,带着探究、思虑和一点点的玩味。移开目光啊,移开目光,我在心底命令着,勉强将目光移到了旁边那个人身上。

这个是……艾格拉斯公主?一头淡黄色鬈发,蓝色的眼睛,小巧的鼻子,樱桃色的嘴唇,是个美女……而且很傲慢,掩饰不住的流露在外的傲慢。

夏里莎让侍女们搬来了坐榻,一阵沉默。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先开口的,少说少错嘛。

“看来,您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是艾格拉斯公主平淡的声音。

我斜斜地瞟了她一眼,傻子才听不出她态度里的疏离和冷漠。但是我决定不去理她,轻轻回了一句:“是的。”

然后又是沉默,看来这位公主以前和我很不对盘啊。我用询问的眼光看向阿玛克尼亚

公爵。公爵脸上此刻有一种我捉摸不透的神色，天啊，连这种似笑非笑的神情都跟周明扬一模一样啊。多么熟悉的表情，就这样看着我，让我想起多少个有阳光的午后……不知不觉，我脸上浮起一个笑容，眼眶却是红了。

我这个样子终于换得艾格拉丝公主又一次开口了：“您一定也发现了安其那顿是个多么无聊和乏味的地方，恐怕完全不能和美丽的拉西法尼亚相提并论。我猜想，如果您的身体允许的话，您也许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里了吧。当然，”她看着我，嘴角浮起恶意的微笑，“如果您需要，我不介意把我的马车和侍从借给您。毕竟您当时来得那么匆忙，竟然只带了这么些随从……”

她意味深长地闭口不言了，只是用眼睛紧紧盯着我的脸。我则迎着她的目光，脸上一片风平浪静。原谅我反应迟钝，一时之间还难以适应这种贵族小姐之间用词优雅、间接隐讳、超级冗长的口水战。很明显，我平静的面貌叫这位想羞辱我刺激我的公主殿下失望了。她顿了一下，似乎是不甘心地说：“您在这里要是再出什么话……”

出事？会出什么事？我的心一下子敏感起来，难道……

“艾格拉丝！”公爵用责备的眼神看了她一眼，“蓝基娅公主是我们尊贵的客人，又是在我们这里无意受了伤，我们一定要尽到主人的职责才对。”

“表哥……”艾格拉丝面带不满地叫道。

公爵又朝我说道：“蓝基娅公主殿下，请您安心在这里休养，陛下那里我会作出说明的。”

看来我只能顺水推舟了：“非常感谢您，公爵阁下。”

难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立刻注意到艾格拉丝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那么请您好好休息吧，我们不再打扰了。”公爵站起来，走到我床前，弯下腰看着我。干什么？我也瞪着他，沉默。一分钟过去了，公爵挑了挑眉毛，眼神中又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态，我出了一身的汗，对了，难道……莫非……是吻手礼？

我犹豫地抬起右手，果然，公爵轻轻托起我的手放在唇边……手背上传来一种温润的触感，我忍不住心跳快了半拍。余光接收到艾格拉丝愤恨的眼神。

送走两人，我立刻招来夏里莎，打算好好从她那里套取一些情报。好在这个女人对我摔伤头部，记忆混乱的托词完全没有表示出一丝疑义，当然我的问题也问得十分有技巧，谁叫获取信息是我长项嘛。

哎呀，原来到了好麻烦的地方，还有一个好麻烦的身份。我，蓝基娅·德·法玛，拉西法尼亚女公爵和公主，父母均在三年前的一次瘟疫中去世，由我世袭了父亲的封号和领地。由于我母亲的姐姐嫁给了当今国王，所以我还是国王的侄女，太子的表妹。呵呵，身份极其高贵啊。

十天前我来到安其那顿，艾格拉丝·德·索瓦公主的属地，参加她的生日舞会。顺便说一下，这位公主还是我的亲戚，我父亲的姑妈嫁给了瓦伦诺的长子，她的母亲就是他们的女

儿。汗，实在是复杂，我都不知道她和我该怎么判定称呼关系了。

渐渐地，我开始把问题向我感兴趣的方向引导。

“夏里莎，”我用漫不经心的语气说，“艾格拉丝公主似乎对我并不十分友好啊。”

夏里莎却扑哧一声笑了：“殿下，您和艾格拉丝公主殿下……嗯，一直是吵来吵去的……这次，您也是硬要来参加的……”

哦，敢情人家根本没邀请我，我是自动送上门来挨骂的。我撇了撇嘴，不动声色地说：“但是阿玛克尼亚公爵对我们还不错。”

夏里莎僵了一下：“殿下，阿玛克尼亚公爵早就与艾格拉丝公主殿下有了婚约了，您……您以前也是因为这个不喜欢他的。”

啊，有婚约了吗？我勉强压抑住心中莫名的不快和烦躁，却突然失去了继续收集信息的欲望。

太阳渐渐偏西，我沉静了好一会儿，才用闷闷的声调说：“夏里莎，我昨天做噩梦啦。”

偌大一个房间再没有一个人影，可我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心头好似压了一块巨石，让我左思右想。

昨晚的事没有一点线索，今天下午我试探着向夏里莎提起我的噩梦，得到的只是几句普通的安慰。看来这个身份不仅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还可能一下子从天堂跌落地狱呢，搞不好连小命都会搭进去。可是，能怎么办呢？也许一觉醒来我就回去了也说不定，但是……如果回不去呢？

我想着想着，嘴里轻轻哼起歌来，是我最喜欢的孙燕姿的《逃亡》，这是我的习惯，每当遇见困难的时候，我就喜欢一个人细细品味歌词，就好像可以从这些歌词中得到力量。

“……我看着山下千万的窗，谁不曾感到迷茫，就算会彷徨，也还要去闯……关于未来，只有自己明白，不想让心情，被现实打败……用月光取暖，给自己力量，才发现关于梦的答案，一直在自己手上，只有自己能，让自己发光！”

我就这样把自己唱哭，是的，我一直坚信的幸福，不论身在哪儿，我都要拥有。不管未来有什么等着我，在我赵楠楠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失败两个字。好！要振作起来！

自我鼓励了一番，感觉心情好受多了，既然要在这里用这个身份活下去，我也要活得像我自己才行。

理清了思绪，才觉得睡意一阵阵袭来，我翻了个身，沉沉睡去。

再一次醒来的时候，感觉身体舒服了许多，就像完全没事了一样。

我自己坐起身来，叫了几声“夏里莎”，却没有人回答。心里思量着是不是该大声叫其他人来，算了，还是自己先把衣服穿起来好了。可是，房间里竟然没有一个像是衣柜的东西。晕，看来还是要叫人才行啊。

我试着打开房门，刚一出去就踢到一个软软的东西。

什么啊？！我吓了一跳，脚下居然是一个人。

“谁？”我惊疑未定。

坐在我的房门口，把头埋在膝盖上的人缓缓抬起头来，一头柔软的金发下面是一双绿色眼眸，清澈明亮地看着我。

“你是谁？”没来由地，我有些生气，本来还想道歉的，“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门口？”

那人慢慢站起身来，肩上的毛毯滑下地去。嗯，美少年啊，小麦色的健康肤色，极度端正的脸，挺拔的鼻梁，线条优美的嘴唇……我一路看下去，裸露在外，肌理分明的胳膊，是那种看起来瘦，但是肌肉恰到好处的类型。

“你到底是谁？”我忍不住放柔了声调。

美少年唯一不足之处是只比我高半个头，他迅速用充满疑虑的眼睛扫过我的脸庞，不卑不亢地说：“菲拉斯·德·莫顿，您的侍卫。”

我的侍卫？我大吃一惊，看来又失态了。“咳！”为了掩饰，我几乎是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继续问道：“你在这里干什么？”

菲拉斯的语调也和我一样平稳：“夏里莎夫人说您希望夜晚有人守卫。”

呼，我心里一动，夏里莎对我还是很好的，那么是应该把她划到“忠臣”里面去吧？

菲拉斯刚想对我说什么，却突然愣了一下，然后就迅速把脸转开，眼睛看着别处：“您需要侍女吗？”

“是啊，”我也一愣，“我想换件衣服。”

“那么请您回房间里去，我会叫侍女们来服侍您。”还是不看我，十足的拽样子。

“哦。”我看着他的背影，莫名其妙，“装什么酷啊？！”

我回到房间里，踱到镜子面前，“天啊！”我不由得一声惊呼，我衣衫不整，领口大开，大半个胸口露在外面。怪不得……我绝望地想，简直丢人丢到家了。

可是，这丫头的胸部也太平了吧。我对着镜子比画起来，干脆除掉衣服，赤裸着和自己坦诚相见。

嗯，细长的脖子下面是两条美丽的锁骨，纤细的手臂，修长的双腿，算是一副模特身材，就是胸部扁平，十足一个太平公主。

唉，我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好怀念哦，以前自己34C的胸部。

门开了，侍女们拥了进来，看见我的样子不由得露出惊讶的神色。我抓起衣服遮住自己，尽量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殿下，”领头的侍女低低地伏下身去，“请让我们为您更衣。”

“嗯。”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们，就只有尽量少说话，发一些模棱两可的单音节词来对付。

唉，紧身衣，蓬蓬裙，穿戴起来好难受，我无可奈何地任凭侍女摆布。最后，我看着镜中

的自己，有一点惊奇。虽然脸色还是苍白，但眼神却十分明亮；如海藻一般茂密卷曲的黑发垂在腰际；额头上压着一顶镶嵌着钻石的银色花冠。纤细的腰肢在紧身衣的作用下简直不足一握，散开的大蓬裙让身姿更加优雅，我不得不承认这身装扮很适合这个皮肤苍白的少女。

这是谁呢？我眼中渐渐浮起一层雾气，心中却有个声音在回答：这是你，这就是你啊。

又坐了差不多一天了，浑身都觉得疲惫无力，好想做下运动，舒缓一下僵硬的身体。可我又确实受不了夏里莎担忧的眼神，几天地相处下来，我在心里把她基本判定为一个善良、亲切、对蓝基娅多少带点像对自己孩子一样盲目宠溺的中年妇女，虽然可能由于阶级地位的原因，她对我总是带着一丝说不出的东西……大概是敬畏吧。

找个借口支开她们，我打开窗门，走了出去，测量了一下阳台与地面之间的距离，满意地笑笑。接下来我将裙摆捞到腰间，开始顺着阳台上冰凉的栏杆往下爬。哎呀，这个身体还真是软弱无力啊，我双手攀住栏杆悬空吊着，努力用脚尖去够地面，手好酸，快要支撑不住了。哎呀！

我并没有摔倒在地，而是稳稳地落到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中。我睁开眼，诧异地叫了一声：“阿玛克尼亚公爵！”

公爵微笑着，轻轻把我放下来：“您的行为十足像个顽皮的孩子，如果您又弄伤自己，我在您尊贵的朋友面前将无法再为自己辩解了。”

我尊贵的朋友？我还来不及多想，便被阿玛克尼亚公爵语气和微笑中蕴涵的嘲讽意味打击了。

看来……这个人对以前的我并不感冒，我心里腾地升起一股怒气，却又有些沮丧，一时间反倒愣住了。

虽然明知他不是周明扬，但是每当看到那酷似的面貌就还是忍不住暗暗希望他对自己有些好感。

他仍是一脸玩味地看着我，也不说话。

危险，危险啊，我在脑袋里给自己敲警钟，他可是别人的未婚夫，现在在别人的地盘上，我可不想再上演一次夜半惊魂。

我竭力让自己笑得高贵典雅：“遇见你非常高兴，阿玛克尼亚公爵。今天的天气多好啊，真适合散步呢。”

听了我的话，他看了看阳台，意思是你就这样散步的啊。

“哈哈……”我笑着打哈哈，“艾格拉斯公主殿下真是有个美丽的花园啊……如果没什么事，我就走了，公爵。”

赶紧溜吧，面对他我实在难受。没走几步，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殿下，您的手帕。”